

憶說胡宗南

裴 軫

投筆從戎忠勇善戰

數黃埔將星多不勝舉，唯獨胡宗南最為突出，他雖不是黃埔同學最早當師長之人，而是當到方面軍統帥司令長官唯一之同學。按最早當師長之同學是廣東大埔人范漢傑，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入浙之時，曾任浙江警備師師長，以地方團隊編組七個團，但僅二團人有槍械，五團是徒手。范非浙人，受浙軍巨頭周鳳岐（恭先）之嫉視，不予支持，范率二團人投奔江西陳銘樞（真如）麾下，留浙之五團人即被解散，受浙軍編組。胡宗南是民國二十年冬得任師長，他是繼劉峙（經扶）為國軍第一師師長，那是中央嫡系部隊的正規傳統，自非其他同學所可企及。

胡宗南是浙江孝豐人，本來是甯波府鎮海縣人，因他的老太爺在孝豐縣衙充幕賓（即書爺）掌管錢穀，因而遷居孝豐落籍，那時宗南年僅五六歲，受家教遺風，得以進學攻讀，後在湖州師範學校畢業，回孝豐縣立高小執教，校長為王微字顯之，後在宗南幕下任機要秘書，聞此人現居台灣，當時任小學教師，生活並不寬裕，因而兼營

毛竹生意，孝豐武康盛產竹，莫干山且以竹林漫山而成避暑勝地，但當時我國受外國不平等條約束縛，關稅不能自主，洋貨流入農村，而成經濟侵略，將農產微薄的價值，均為洋貨所吮吸，而致農村破產，經濟衰落，毛竹運到杭州滯銷，甚至無人問津，生意蝕了本，債主催索，使宗南無法在鄉安居，乃投筆從戎考入黃埔第一期習軍事。宗南在校尚無突出表現。畢業後在何應欽麾下參加二次東征，忠勇善戰，為上峯所識拔，廣州七九警師，出師北伐時在第一軍（軍長何應欽）第一師（師長劉峙）任第二團團長，參與各次戰役，屢建殊勳，民國十八年西征武漢及討伐唐生智，十九年又有討伐閻馮之役，第一師幾已成為國軍之王牌，宗南積功升任旅長。

奉命入川追剿朱毛

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以後，各師又擴編成軍，宗南得以升任師長。到民國廿三年冬贛南共匪突圍西竄，湖南××，廣西李宗仁均有保存實力之錯誤觀念，對共匪竟不戮力攔截圍殲，共匪得以竄經湘桂黔而入四川。宗南奉命入川追蹤

，至川北松潘廣元與匪苦戰兼旬，頗有斬獲。那知西北勦總張學良麾下之東北軍部隊駐平涼、天水，守城而不出擊，匪軍在城外飄忽而過，亦不攻城，是經匪謀與駐軍長官何柱國取得默契，輕易竄過隴東，擺脫胡宗南之追躡。當年中央調第六師周鼎部隊取道隴海路運輸至西安，由西安徒步一千五百里至蘭州，防堵臨洮至臯蘭一線。匪部原擬竄經青海、甘肅之邊區拉卜楞（夏河）北上進入甘肅河西走廊，而向新疆發展，俾與蘇俄取得聯繫，終因臨洮已有第六師防守，勢難得逞，改採天水、平涼路線，中央部隊遠赴蘭州，民國以來，當以第六師為始。第六師駐防洮蘭年餘，該師政訓處長××。鑒於中央對西北邊陲視同化外，實為國家大損失。僉以中央政府應乘此時機，發展內陸建設必先融洽地方民情，整編地方部隊，納入中央軍隊系統，方可確立中央之威權。因而他遊說當地暫二軍軍長鄧寶珊以次師旅長，擬將鄧擁戴出任甘肅綏靖副主任兼省政府主席，主任原是朱紹良（一民），由周鼎升任軍長，師長以次各級幹部一律混合整編，公平對待，例如師長是第六師的人，副師長必是暫二軍的人，反之師長是暫二

軍的人，副師長必是第六師的人，旅團營連都按此原則混編。補給裝備都按中央部隊由軍政部負責發給，按月照規定發餉。這對鄧的三個師，×××、×××、×××而言，是求之不得的歡躍。因為他們的官兵，從來就不發餉，還靠官兵自己在家裏照顧耕作維生，偶而發點公餉，僅够零用貼補，一聞可以按中央發餉，無不認為天大喜訊。既可按月發餉，即使當兵的也有五六元可以接濟家用，養活一家人，不再需他們操心，自然可以全力操練，成為國家的干城。在中央方面而言，不過增加兩師人馬的經費，還是很合算。因為那時在中原內地招募新兵，平均每兵要化三五十元，包括旅運伙食等，不是招一人送一人，總得招滿二三百人才可回去交差，已招到的供應伙食，如此等待三五個月是常事，伙食開支所費不貲，還苦於招不到體質健壯合乎標準的人。因此這位政訓處長提出整編暫二軍的方案，他們一致贊成，鄧寶珊爲了表示誠意，曾接受延用浙江溫州籍保定出身之張心白爲軍參謀長，以資聯繫。他即透過戴笠之情報途徑簽報到最高當局採納，最高當局對此建議，甚爲嘉許，立即電召周師長去成都行轅面授機宜。

可是周師長反持異議，他不敢去成都，他認爲自己祇能挑一百斤的人，如果挑六十斤或八十斤，自然綽綽有餘可以承擔下來。如今要他去挑一百五十斤，這是力有不及，如若勉強去挑，可能中途栽倒了，不僅對不起國家，還把自己的前程斷送，周鼎在表面上言之成理，實際上因爲第六師是老浙軍，依照傳統一切軍需補給都由他支配

，缺額截贖，公費節餘，都可自由支配，一旦擴編成軍，經理方面是以師爲單位，軍部經費有限，而且將這些雜牌部隊擴編起來，問題也複雜了，當軍長祇是名義好聽一點，實質權益反而減損。周鼎不去成都，這件事自然無結果，使鄧寶珊以次各將領心懷怨望。可是這件事在極峯印象中仍極深刻，不久令調第六師回河南南邱（歸德府）整訓，而由第一師的胡宗南接防甘肅，並賦予使命，在西北確立政府的國防力量。可是胡宗南對於改編暫二軍爲中央部隊之方案，也不盡贊同，他覺得鄧寶珊是一個爛攤子，收拾起來好不容易，何況老鄧吸毒成癮，各級幹部又是習氣太深，那能改造成中央部隊的標準。他主張與其改編鄧寶珊部隊，不如自行招募擴編來得乾脆俐落，同樣可以達成中央在西北建立國防力量。西北窮人多，不怕招不到兵。他對政治運用懂得不多，若與鄧部合併混編，則中央在西北可以與民衆融洽無間，開拓西北新局，費事少而收效宏，古之所謂用兵不如用民。他的做法仍襲左宗棠平回之故智，用兵震懾，而非運用民力，自發自動爲中央鞏固邊圍，以後胡即以威震西北之作風求進取，未嘗分心策進地方建設，謀取大眾福利而努力，他冷落鄧寶珊，讓他回陝北榆林老家任警備司令，榆林與延安近隣，城外即是共黨份子活躍的地區，鄧亦放任不問。共匪方面對鄧亦加諒解，讓鄧在城內做土皇帝。

最後抗日勝利，鄧出任華北勦匪總司令傅作義之副手，北平醞釀局部和平，傅作義投匪均出於鄧之拉線。

保衛西北收復延安

民國廿六年八一三淞滬抗日，是國軍力抗強敵之苦戰，旨在證明中國軍隊之能戰。若就戰略而論，淞滬無險要可資守禦，又在日艦砲擊射程之內，上有敵機輪番轟炸，這真是以血肉之軀以與日寇犀利武器搏鬥，國軍先後接替上陣總計在五、十萬人以上，第六師周鼎部亦爲國軍之精銳，在江灣真茹南翔抗禦十五日，算是難能可貴之戰績。接替第六師上陣的便是胡宗南的第一師，胡率部苦戰十日，重創敵人後，所部傷亡亦頗重大。於是胡宗南部隊奉調離開淞滬戰場，仍返西安整訓，創辦戰時幹部訓練團（簡稱幹四團）胡宗南自兼主任，而以葛武榮爲教育長負責實際責任，又在王曲成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，他的部隊也日益擴大，自平漢路被日寇打通以後，第一戰區長官部設在洛陽，蔣鼎文爲司令長官，前線主力多的是胡的部衆，胡名義上是兼副長官，在西安設立副長官部，和長官部有同等權力，可以便宜行事。但胡的主要任務是防守陝北共匪之蠢動，以後對日抗戰尙無重大戰績可述。他麾下的名將當以范漢傑、丁德隆最著名，范之廿七軍經常在晉豫陝邊區山岳地帶遊擊，使日寇不敢攻略瀘關進窺西安，胡保衛西北，功不可沒。抗日勝利後，國共兩派決裂，胡奉令進擊延安匪巢，雖其劉戡軍長陣亡，但延安卒被收復。胡一向抱持不逐倭寇不滅共匪何以家爲之素志。這時延安收復，乃與相繼多年之葉霞翟女士舉行結婚典禮以示慶賀，惜以後局勢演變，祇因當時閻錫山誤於山西自保之老

觀念，與毛共若有默契，祇須毛共不在山西有所企圖，如借道向華北發展則不予追擊。共匪無信義可言，在華北成了氣流，終致山西亦被覆沒，這是閻錫山祇求自保終亦不能自存之最大敗筆，史學家不能不注意及之。

胡宗南在王曲第七分校專門有一營備上峯檢閱，各式操練演習，均可成爲標準儀隊。在民國卅三年冬，當時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巡視各戰區後向極峯報告：各戰區當以陝壩之第十二戰區傅作義（宜生）最爲強大。極峯未見魏德邁講到胡宗南所部，立命侍衛長備專機，飛西安親自巡



胡宗南將軍（右）早年與戴笠（中）胡靖安（左）合影。

察，隨行者有軍委會各部長如徐永昌白崇禧俞飛鵬等十餘人。胡聞訊仍按往例在王曲軍分校準備行館，同樣以那一營儀隊恭迎。那知道這次極峯一下飛機，立即傳令鐵路備車，向潼關前線進發，並未前往王曲休息，專車駛至華陰，路局人員報告祇能到此爲止，無法自行前駛。於是極峯下車，胡宗南及各軍事首長伴隨而行，但未指示要往何處，將作何事。華陰城外以華陰廟之建築最爲矚目，那時駐有野戰醫院，有千餘傷病官兵。院方事先未獲通知，自然什麼都未準備，一切都是亂糟糟的，在院療養的官兵，東一堆，西一簇，

在晒太陽，他們對極峯沒有一個不認識，大家不免驚動一下。但極峯親切地慰問各位傷病患者，「府上那裏？」「吃得飽嗎？」「發餉了沒有？」過去因事先有準備，主管和帶隊官早已教導士兵應如何作答。可是這一次偏偏沒有準備，被問者又多屬口齒伶俐，善擺龍門陣的四川兵，他們的答話：「那裏會吃得飽！」「幾個月都

未發餉呀！」極峯至爲震怒，追問是那一部隊，答話是第一師第×團×營×連，極峯遂下手令：「第一師師長×××着即撤職查辦」，這真是晴天霹靂，弄得胡宗南好不尷尬。極峯當天飛回重慶從事澈查，第一師師長大叫冤枉，他從無積壓薪餉不發情事，軍政部沒有發下來，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因此又將軍政部會計長，扣押法辦。軍需署長亦被嚴詞叱責。嗣據調查人員簽報，軍需署長操守清廉，私生活亦極嚴肅，飭查事項雖有若干措施失宜，均爲忠於主官而有所偏頗，軍需署長得以安然無事。

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

民國卅三年年底，日寇進犯黔境，貴陽岌岌可危，重慶亦受震撼。統帥部以最快速之運輸胡宗南麾下之勁旅××軍赴援。未能將進犯之敵擊退，軍長×××作戰不力，奉令就地正法，這對胡宗南之聲譽，不無受損，以此種種緣由，卅四年八月抗日勝利之前，胡宗南雖已正式升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（原任長官陳誠因繼任何應欽爲軍政部部长），但勝利後胡奉命接收地區，僅是潼關延伸到鄭州，平漢路以東開封亦不在內，是戰區長官中接收地區之最小者。惟其威震西北之軍力，日益龐大，曾達七十萬人以上。可是政府實施戡亂之後，不曾建功，未嘗打一次漂亮的勝仗，世人對胡擁有如此強大兵力，未能成爲黨國擎天一柱，多有不諒，據深悉內情者所知，全不能怪胡宗南之失職，而是當時因總統蔣公引退，李宗仁代總統自私自無能，戰略之失策

，戰略何以會失策，厥有二因，一是匪共方面已有我方投共之李明灝（曾任第九十七軍長及武岡軍分校主任），及劉斐多年參與我樞府之作戰業務（原任軍令部作戰次長）此二人深悉國軍內情戰力，以及人事關係，歷史淵源，為匪策劃對付國軍。另一原因是中樞偏信雲南虞漢之可信賴，一意在西南川滇黔作爲反攻基地。因此重慶危急之時，決策當局要胡宗南率部緊急援川，當時胡認爲讓他在陝南以漢中（南鄭）爲核心，與匪週旋，至少可以支持六個月至八個月，中樞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從容部署西南基地。今令他援川，

他的部隊急行軍三四十天，疲憊之餘援川效果不易達成任務。但胡氏爲了服從命令，仍矢忠貞，戮力以赴，胡宗南率部入川，一進入川境沿途受匪共騷擾襲擊，加上鄧錫侯等部叛軍眼紅胡部裝備精良，處處設伏規械，胡之部隊疲於長途奔命，又受攔截阻擾，到達成都附近，成都已被包圍攻城，胡部連陣地也擺不開，混戰一場成都淪入敵手，匪勢益盛，川軍鄧錫侯、劉文輝、王績緒等，雲南盧漢均向匪投降，胡倉促飛奔西昌，既無援軍，又無補給，到達西昌祇剩四五百人，他曾決心死守西昌以身殉國，因奉中央電令，反攻

復國，患難與共之日正長，不宜輕言犧牲，並已命空軍派機自海南島飛西昌接胡等少數高級幹部飛離大陸，轉飛台灣。胡宗南到台之後當局仍擬重用，惟胡內心負疚，祇願擔任反攻之先鋒，在反攻時機未至以前，自願改名秦東昌，去浙江外海大陳島任游擊司令，嗣後受美國協防之影響，奉命大陳撤守，移節澎湖，深感無可作爲，心情抑鬱，六十餘歲，寶刀未老，心臟病貽誤治療謝世。胡自西昌撤退來台至死未將當年戰略失策一事外洩，其人誠樸渾厚，大有耶穌背上十字架之精神，志節忠純，誠屬難能可貴。

西 笑 錄

張振玉輯

所謂馬上

露茜的父親對她女兒的男朋友說：「她馬上下樓來，要不要下一盤棋？」

戒之已遲

湯姆向他的三個孩子說：「你們若答應我在二十一歲以前不抽煙，你們二十一歲的生日時，我送給你們一百塊錢。」

十七歲的女兒立刻大聲說：「喲，一百塊錢，好哇，我答應。」

十五歲的兒子有點兒猶疑。他說：「我得好好兒想想。二十一歲離現在還遠得很呢。我

也不知道能否受得了這種約束。」

湯姆轉過去問十歲大的兒子，他一直傾耳細聽，面帶愁容。

湯姆問他：「你怎麼樣？」
「哎呀，爸爸，您爲什麼不早說呢？」

妙文怪論

八歲大的約翰寫了一篇簡短明白的作文：

我的狗對我很重要，安靜溫和，與我和睦相處。從來不像母親說「快去做。」也不像父親跟

我說「不要」這樣，不要那樣。也不像我大哥跟我說「快停止」幹什麼。狗和我安安靜靜坐在一起，我喜愛他，他喜愛我。

何其老也

一個缺乏機敏圓通的客人寔住了主人。他向主人問道：「坐在牆角的老女人是誰，在那裏叨叨嘮嘮個沒結沒完的。」

主人繃着臉回答道：「那是我的大女兒。」
客人覺得好難爲情，大聲說道：「唔，天哪！比你看來老多了。」

牛頭馬面

斯蒂文生的太太問她小兒子道：「你幹什麼向你的牛大做鬼臉？」

小兒趕緊辯護說：「牠先向我做鬼臉。」

人非動物

在愛護動物週，四年級一個小學生向老師說：「因爲皮利踢我的狗，我踢了皮利一脚。」